

应学风

# 述宾黏合结构和定中黏合结构的单双音组配问题

**提要** 本文认为1+2和2+1并不分别对应着“松”和“紧”，两者不是一一对应关系，1+2和2+1不是镜像关系，2+1的“1”具有粘附性，但1+2的“1”并不意味着有分离性，只是相对2+1来说，1+2结合得更为松散，这个松散就有程度的差异，有可能是仅仅比2+1松，但总体还是比较紧，也有可能确实就是很松。基于这样的事实提出：2+1是“重轻模式”，1+2不是“轻重模式”，而是“中重模式”。我们提出，音节组合1+2和2+1与结构、语义之间是一种扭曲对应关系，利用这个扭曲关系可以解释述宾黏合结构单双音节组配规律和定中黏合结构单双音节组配规律。

**关键词** 黏合结构 述宾结构 定中结构 单双音节 韵律 语义 语体

DOI 10.1515/caslar-2014-0015

## 0 引言

有人提出，述宾黏合结构的音节组合是1+2式，定中黏合结构的是2+1式。但研究发现，述宾也有2+1式，定中也有1+2式，述宾2+1式数量不多，但定中1+2式数量很多。有人提出，定中黏合结构中形名组合多为1+2式，名名组合为2+1式，但研究发现，名名组合也有1+2式。本文从1+2和2+1是非镜像关系入手，结合陈述、指称等语法意义对述宾黏合结构和定中黏合结构的韵律模式作出统一的解释。

## 1 韵律与结构、语义之间的扭曲对应

单双音节搭配有两种可能：1+2和2+1。专门讨论1+2和2+1的松紧差异的，主要有吴为善（1989、2002、2006）和柯航（2007），他们从宏观的视角分析了韵律模式的特征。

**应学风**：男，1979年生于江西新建，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师，研究兴趣主要为汉语语法学、语言类型学、韵律语法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主要论著有《现代汉语单音节反义词音义象似性考察》、《现代汉语拟声词的后重格局》等。

电子邮件：yingxf@163.com

通讯地址：310012浙江杭州市文三路140号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 1.1 三音节段连读变调与1+2和2+1的松紧差异

吴为善 (1989) 较早关注到单双音节组合1+2和2+1的松紧差异问题。吴为善 (1986) 提出现代汉语三音节段中, 1+2多为述宾结构、2+1多为定中结构, 他 (1989) 用插入法又证明了三音节段的述宾结构比定中结构松。结合这两点, 他推测1+2音节组合比较松, 2+1音节组合比较紧, 接着, 他根据上声变调来证明两者的松紧差异。普通话中的上声连读变调变化有两种, 一种是“半上”(小变化, 214—211), 另一种是“直上”(大变化, 214—24, 像阳平)。他提出: 若音节间连接不太紧密变调就呈小变化, 反之则出现大变化。因此他提出上声连读变调可以作为鉴别音节组合松紧的“试剂”。根据北京语言学院一些老师的人耳听辨实验, 吴先生发现在三个上声字连读时, 凡1+2音段中前面的单音节都变为“半上”, 比如“很勇敢”、“好雨伞”、“有影响”、“我也有”。反过来凡2+1音段中, 单音节前一音节变为“直上”, 比如“也许有”、“展览馆”、“领导我”、“旅馆少”。吴先生认为这种变化的差异, 原因是“1+2中, 前面的单音节与后面的双音节结合较松, 故只有小变化; 2+1中, 后面的单音节与前面的双音节结合很紧, 故呈大变化。”这些用例, “无论1+2还是2+1, 都包括了各种结构类型, 但变调规律却是一致的。可见音节组合有其自身规律”, 即单双音节搭配的“前松后紧”原则。

吴为善 (2002; 2006: 28) 认为上述“松”和“紧”的对立至少透露出这样的信息: 节律层面上的“松”和“紧”与句法结构层面上的“松”和“紧”相匹配, 而节律层面的“松”、“紧”在句法层面的投射结果, 是对不同等级的语言单位的选择:

节律结构	句法结构	语言单位
1+2	→ 动宾	→ 短语
2+1	→ 定中	→ 复合词

## 1.2 音乐的强弱式节奏与1+2和2+1的松紧差异

柯航 (2007) 认为吴为善的用例都是有意义的语言组合, 她选用没有意义的数字组合进一步证实了1+2和2+1的松紧差异。

她指出, 根据认知上的象似原则, 在某方面特征相同或相近的两个成分常常被看作一个单位, 所以实际人们在认知上倾向于将连在一起的55和99看作一个单位, 从而把955和995分别看作1+2和2+1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在955中的“9”可以读为半上, 必须读直上的只有中间那个“5”, 其中的原因很好解释: 根据象似原则, 人们认知上会觉得55关系紧密, 所以“5”一定要读为直上。而1+2中的第一个音节与后两个音节之间的关系松散, 所以“9”不必变读为直上。而在995中, 两个“9”则都只能读为直上。第一个“9”读直上, 可以同样用认知上的相

似原则来解释。而第二个“9”也必须读为直上，则说明2+1式音节组合中的最后一个单音节与前面双音节的关系紧密。

然后，她从音乐节奏的特点给出了新的见解。她提出，内部有强弱之别的几个音构成的片段比内部等强等弱的音构成的声音片段更容易给人带来整体感。柯航的这个观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强弱之间的组合方式有两种：先强后弱（强弱式）和先弱后强（弱强式）。柯航指出，人们感觉上强弱式比弱强式更容易被当作一个整体。这是因为，片段与片段之间通常以停顿相间隔，若想鲜明地表征一个新的声音片段的开始，就应该以一个较强的声音起首，这样比较容易形成与停顿之间的巨大反差，让人便于感知片段的边界。

接着，她根据音乐的节奏进一步证明强弱式比弱强式更容易被当作一个整体。在音乐的节奏中， $\times\times\circ$ 和 $\times\circ$ 两种类型相比，前者运行起来具有阻碍感、停顿感或终止感，而后者运行起来似有加快的趋势，向后继续运动的要求很强烈（参见雷年勇，2000）。

此外，她还用语法变调分析了各类句法结构的松紧度差异，证明了述宾黏合结构比较松，定中黏合结构紧，提出各结构单双音节搭配中的音节组合方式与句法结构之间存在如下的关联性：

	音节紧 (2+1)	音节松 (1+2)
语义紧	无标记	有标记
语义松	有标记	无标记

最后她在吴为善（2002; 2006: 28）的基础上，提出了韵律、语义和句法结构的关联组配模式：

	无标记组配	无标记组配
韵律	1+2	2+1
语义	松	紧
结构	语（成分不可黏着）	词（成分可黏着）

柯航（2007）提出的无标记组配模式加深了我们对单双音节组配的认识。她的模式主要建立在吴为善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句法结构和韵律松紧差异的关系，然后细化了两者的关联模式，强化了语义因素。

柯航、吴为善都把1+2和2+1看作是完全对立的，分别对应着“松”和“紧”，即把两者看成是一一对应的。我们认为前缀的具有一定独立性和后缀具有粘附性不是一一对应的，因而1+2和2+1的关系是扭曲的对应。

## 1.3 单双音组配韵律模式与述宾、定中黏合结构的关联

### 1.3.1 音节组合1+2和2+1的扭曲对应

音节组合1+2和2+1不是镜像关系，这是因为双音节前的单音节和双音节后的单音节与双音节的关系不是完全对立的。关于2+1中的单音节具有粘附性，吴为善(1989)曾详细论证过。因而认为2+1具有整体性、结合得更紧密是没有问题的。但1+2中的单音节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是相对于2+1的单音节来说的，但不能认为1+2的单双音节结合很松。松紧是比较而言的，如果1+2跟2+2、2+3、3+3等比较，谁结合的更松呢？1+2的单音节很多是前缀，前缀和核心之间是否一定很松呢？

正是因为1+2和2+1的松紧是比较而言的，如果以2+1为基准，认为这类音节组合具有整体性，是“紧”的组合，那么我们只能认为1+2的整体性相对不强。

从1+2和2+1的轻读也可以看出两者不是完全对立的，2+1的单音节绝大多数都可以轻读或需要轻读，而1+2的单音节绝大多数都不能轻读，这看似形成对立，其实不然，跟轻读相对的是重读，不是非轻读。因而两者不是镜像关系，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对立关系，但不是完全对立，是一种扭曲的对应。

如果我们把2+1看作“前重韵律模式”，1+2看作“后重韵律模式”的话，两者是对立的，但2+1的单音节多轻读，因而它又可以看作“重轻模式”，由于1+2的单音节一般不能轻读，因而它不能看作是“轻重模式”，而应该看作是“中重模式”，“重轻模式”和“中重模式”又不构成完全的对立。

### 1.3.2 韵律模式扭曲对应与述宾和定中扭曲对应的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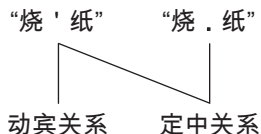
赵元任早就提出，“不要期望韵律特征和结构之间会有一种十分简单的对应关系”(Chao 1959)。他(1979: 11)还认为：“在语言现象中寻找系统性和对称性，在方法学上是可取的，只要不走得太过远”。他把这种整齐又不整齐的对应关系称作“扭曲关系”，并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扭曲关系(赵元任 1979: 12)。

“吃‘饭’”、“看‘报’”等述宾结构，第二个音节重读，“煎·饼”、“劈·柴”等定中结构，第二个音节轻读，似乎韵律和结构之间是一种一对一的关系，可是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虽然真正的述宾结构的重音总是在宾语上，可是重音在第二个音节的不一定都是动宾关系。例如“烙‘饼’”、“炒‘饭’”在语法上都是两可的，既可以是述宾结构，也可以是定中结构。而如果第二个音节轻读的，如“烙·饼”、“炒·饭”，则一定是定中关系。

沈家煊(1999: 317)以“烧纸”为例，进一步分析了轻重音和结构关系之间的扭曲关系：

	动宾关系	定中关系
“烧‘纸’”	+	+
“烧·纸”	-	+

沈先生用下图更形象地展示了轻重音和结构之间的这种扭曲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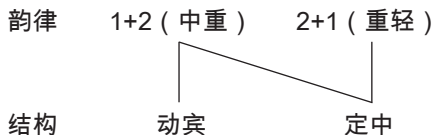
赵元任、沈家煊先生指出，“动词+宾语”结构第二音节重读的话，有可能是述宾黏合结构，也有可能是定中黏合结构，第二音节轻读的话，只能是定中黏合结构。我们认为，这种扭曲与中重模式和重轻模式的扭曲对应有很大关系。

“烧’纸”是第二音节重读，它有两种意义，“烧．纸”是第二音节轻读，只有一种意义。第二音节重读是“中重模式”、“后重模式”，第二音节轻读的是“重轻模式”、“前重模式”。因而上面的这种扭曲关系可以抽象表示如下：



### 1.3.3 音节组合1+2、2+1与述宾、定中黏合结构的扭曲对应

音节组合1+2和2+1是扭曲对应的关系，1+2是“中重模式”，2+1是“重轻模式”，那么由此可知，1+2和2+1与述宾、定中黏合结构之间就存在如下的关联模式：



1+2一般情况下都会识解为动宾关系，但也有可能被识解为定中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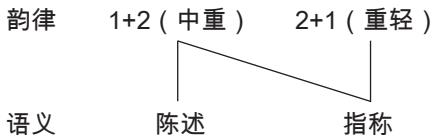
## 1.4 音节组合1+2、2+1与结构、语义的扭曲对应

### 1.4.1 音节组合1+2、2+1与指称、陈述的扭曲对应

柯航 (2007) 用语法变调证明了述宾结构具有“松”的特征，定中结构具有“紧”的特征。但上文我们已经分析了1+2和2+1不是镜像关系，后者具有“紧”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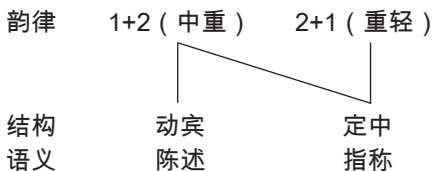
但前者只是相对不“紧”，并不意味着一定是“松”，也就是说1+2可能比较“紧”，也有可能“松”。因而1+2和2+1是一种扭曲关系。柯航把“松”、“紧”看作述宾结构和定中结构的语义，这不一定非常恰当，把它们看作是述宾结构和定中结构的结构特征或特点也许更好。我们（应学风 2013）曾指出，述宾黏合结构具有陈述性语义特征，定中黏合结构具有指称性语义特征。这样看来，“紧”的结构和指称语义具有相关性，“松”的结构和陈述语义具有相关性。“松”和“紧”是相对而言的，指称性和陈述性之间是个连续统，有程度的差异。

定中结构都是向心结构，整体性较强，具有指称语义，和2+1整体性强、“紧”的特点相匹配。述宾结构在结构上是向心结构，但在功能上是离心结构，整体性相对不强，具有陈述语义，它跟1+2整体性不强的特点相匹配。但1+2具有两面性，它还与某些整体性不强的定中结构相匹配。1+2和2+1与述宾结构和定中结构的语义的扭曲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 1.4.2 音节组合1+2、2+1与结构、语义的扭曲对应

定中黏合结构的语义是指称性的，但有些定中黏合结构的指称性强些，具有明显的称谓性，可以用作名词、命名等，有些定中黏合结构指称性弱些，具有一定的描写性。述宾黏合结构的语义是陈述性的，但有些动作性不强的述宾黏合结构陈述性弱些，具有一定的指称性，而有些述宾黏合结构陈述性强些（述宾组合结构的陈述性最强）。虽然定中黏合结构的语义有指称性强弱的差异，述宾黏合结构有陈述性强弱的差异，但它们的结构与语义之间还是一种一对一的关系。而韵律与结构和语义是一种扭曲关系，1+2因为具有整体性不强的特点，整体性不强的结构有可能是结构很松散，也可能是结构不松不散，因而它一般情况下跟具有陈述性的述宾黏合结构对应，也可能对应具有指称性的定中黏合结构，三者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1+2式的音节组合有可能对应着陈述性的结构，也可能对应着指称性的结构，但跟具有指称性的结构的对应是无标记的。2+1式的音节组合只和具有指

称性的结构对应。如果一种结构不具有指称性，但又使用了2+1的音节组合，韵律上就有把这种结构重新分析为具有指称性结构的可能性。

### 1.4.3 中重模式和重轻模式扭曲对应关系的再分析

韵律与结构、语义的扭曲对应的根源在于韵律，韵律与结构是扭曲对应的，韵律与语义是扭曲对应的，但结构和语义基本是一一对应的。因而，有必要对韵律模式的扭曲对应再分析。

音节组合1+2是一种“中重模式”，这种模式具有多重性质：整体性不是很强但又有一定的整体性。很多“中重模式”的结构前后两部分都有分离开来的可能性，如现代汉语拟声词是一种中重结构，整体性不强，尤其是前后音节轻重差异比较明显的拟声词更容易切分并插入其他成分，这是拟声词整体性不强的表现。（应学凤 2012）

相对中重结构而言，“重—轻”结构语义整合度相对较高。朱德熙（1982: 33–34）提出了几种区别复合词和句法结构的方法，其中之一是“后一个音节是轻读的格式是复合词”。凡是前重的是复合词，“中重”的是句法结构，下面转录朱先生的几个例子：

- (1) 买·卖——买卖（买盒卖）  
东·西——东西（东边和西边）  
火·烧（一种烧饼）——火烧（用火烧）  
打·手——打手

陆丙甫（2012）也指出：英语中如果动、名因为重音位置而分化，那么重音在前是名词，重音在后是动词，如REcord 对reCORD，Import 对imPORT，以及project、construct、content ... 等等。陆丙甫（2012）认为名词比动词在大脑意象中的整体性更强。从认知上说，做谓语的动词是“次第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的结果，而名词是“综合扫描”（summary scanning）的结果（Langacker 1991: 21）。

也就是说，假如一个词具有名词和动词两种词性，那么重音在前多为名词，重音在后的多为动词。中重的动词整体性要低于前重的名词。

汉语中如果动词、拟声词因为重音位置而分化，那么情况会怎样呢？马庆株（1987: 129）曾指出：有一些双音节拟声词语素可转成动词，它作为拟声词，第二音节重读，作为动词第二音节轻读，例如：

- (2) 吧唧、吧嗒、扑腾、扑棱、嘀嗒、嘟噜、咕噜、咕嘟、呱嗒、哗啦、  
吧哒、出溜、哼唧、呼哧、呼嗒。



他还举了4个例子，现转录如下：

- (3) 听他吧哏的那个响，抽得还挺香呢。（《北京短篇小说选》）
- (4) 在这个穷年月，常有哗啦了的时候！（《骆驼祥子》）
- (5) 突然野兔弹出后腿，重重地踢老鹰的肚子，一连几下，踢得老鹰扑楞着翅膀，一头栽倒在地上。（小学《语文》课本）
- (6) 他在他妈耳边喳喳了两句。

也就是说假如一个词具有拟声词和动词两种词性，那么重音在前是动词，重音在后是拟声词。在最小对比中，动词与名词相比，更倾向于中重模式，名词整体性更强。而动词与拟声词相比，拟声词更倾向于中重模式。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拟声词可以用作动词、形容词、副词等，但却很少用作名词（孟琮 1983: 130-133），这说明拟声词和动词整体性都不是很强，但拟声性整体性更弱。综上可知，跟重轻结构的名词相比，中重结构的拟声词、动词的整体性都不是很强。但跟句法结构相比，它们又有一定的整体性，词比语具有更高的语义整合度，整体性也更强。因而我们说中重结构具有多重性质。

赵元任（1979: 82）也曾谈到了中重结构和重轻结构与词和短语的扭曲对应关系。他提出了以下三点：

第一，多音节形式之中一般认为是词的，大多是双音节。它们或者是前轻（非轻声）后重，或者是前重后轻（轻声）。他这里所说的“前轻后重”就是我们说的中重模式，“前重后轻”就是重轻模式。例如：

(7) 中重模式	重轻模式		
天下 起初	知·道	本·事	
同事 拒绝	待·会儿	琢·磨	
袖口 代笔	乡·下	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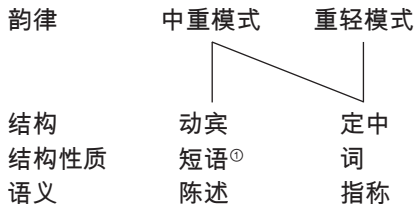
第二，同样是中重模式，四声分别与上面六个例子相同，然而下面的显然是短语或句子，例如：

- (8) 先嫁 你输 红痣 去学 就走 带笔

第三，前重后轻式（重轻模式），大多数例子是词。

结合赵元任的这三点，我们发现中重模式对应着词和短语，而重轻模式一般只跟词对应，那么韵律与结构、语义的关系图可以进一步细化如下：





韵律、结构和语义的扭曲对应关系可以对述宾黏合结构和定中黏合结构的单双音节组配模式作出统一的解释。

## 2 述宾黏合结构单双音节组配的解释

### 2.1 已有讨论

讨论述宾黏合结构单双音节组配的文章很多。吕叔湘 (1963) 比较早指出：述宾黏合结构的单双音节组配以1+2式为常规，远远多于2+1式。杨书俊 (2005) 通过对《二十世纪书面汉语使用状况统计与分析》中的三音节词语统计分析发现，述宾类三音节词语中，1+2式的678个，2+1式的67个，前者是后者的十倍。柯航 (2007) 对《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531条三音节述宾结构分析发现，1+2式的515条，2+1式的只有14条，前者是后者的37倍。

吕叔湘 (1963) 认为述宾黏合结构单双音节组配以1+2居多的原因可能是常用的动词以单音节居多造成的。自从吕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许多学者尝试从韵律、句法语义、认知、松紧匹配、松紧搭配、松紧搭配的无标记组配等对述宾黏合结构多为1+2式，很少是2+1式的原因进行解释。

陆丙甫、端木三 (Lu & Duanmu 1991, 2002) 运用辅重和辅长原则解释述宾黏合结构1+2常见，2+1罕见的现象。在述宾黏合结构中，动词是核心，宾语是非核心，是辅助成分，因而重音应该落在宾语上，也就是动词音节不能比宾语长。因而动宾结果排斥2+1结构，1+2式常见。

冯胜利 (2000) 用音步组向理论解释为何述宾黏合结构2+1式罕见。他提出“右向构词，左向造语”原则，述宾黏合结构是短语，不是词，因而不能采用词的右向音步。

王洪君 (2001) 提出“音节单双—语法功能分工说”，她认为双音化过程中名词和动词的发展速度明显有快慢之别，双音节名词大量增加，而动词仍以单音节为常，所形成的述宾结构必然是1+2式的比较多。单双音节名词和动词在句法语义上的不同分工，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更本质的原因。这种单双音节的语法分工才是2+1述宾黏合结构不合格的主要原因。

① 中重模式多为语，但其实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也可能为词。

王灿龙 (2002) 从认知的视角对2+1式罕见的原因作出了很好的解释。他认为无论名词还是动词, 都以单音节词为各自词类的典型成员, 表达基本层次范畴的概念。他提出动宾组合中1+1和2+2是常规的无标记组合形式, 且1+1最具原型特点, 1+2和2+1均为有标记组合。他指出, 只有当充当述语的两个语素都不能够独立成词, 无法进行拆解时, 2+1组合才有了不可动摇的稳定性。

吴为善 (1986, 1989) 提出“松紧组配原则”, 他认为1+2和2+1的音节组合有松紧之分, 结构松紧和节律松紧存在着匹配关系。柯航 (2007) 在吴先生的基础上提出单双音节搭配的关联标记模式, 并详细论证了句法结构的“松”、“紧”, 音节组合的“松”、“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陈刚、沈家煊 (2012) 用“松紧象似”来解释三音节的定中结构和述宾结构在与韵律结构 (单双音节搭配2+1和1+2) 相匹配时存在着标记颠倒的现象, 认为这种现象深层的原因是名动包含。

不论从韵律还是认知、句法语义、松紧组配等角度分析单双音节组配规律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都存在一些问题。下面我们拟从韵律与语义互动的视角对述宾黏合结构单双音节的组配规律进行解释。

## 2.2 述宾黏合结构单双音组配的解释：韵律与结构、语义的扭曲对应

### 2.2.1 述宾黏合结构的单双音组配的“四缺一”格局

述宾黏合结构的单双音节组配有以下两种情形：

一是双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名词只构成动宾关系。只构成动宾关系的话, 单双音节组配常表现为如下的“四缺一”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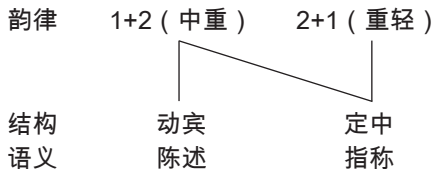
(9) 2+2动宾	1+1	2+1	1+2
阅读报纸	读报	*阅读报	读报纸
表演戏剧	演戏	*表演戏	演戏剧
种植树木	种树	*种植树	种树木

二是双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名词有可能构成动宾关系, 也有可能构成定中关系, 也常表现为“四缺一”格局：

(10) 2+2动宾/定中	1+1	1+2动宾	2+1定中
复印文件	复件/*印件	印文件	复印件
测量仪器	*测器/*量器	测仪器	测量仪
筹备经费	*筹费/*备费	筹经费	筹备费
运输箱子	*运箱/*输箱	运箱子	运输箱
出租汽车	租车/*出车	租汽车	出租车

## 2.2.2 韵律与结构、语义的扭曲对应的解释

上述两种情形都可以用韵律与结构、语义的扭曲对应进行解释，如下图：



作为重轻模式的2+1式在韵律上是一种很“紧”的、具有很强整体性的音节组合，它和结构比较“紧”的、具有指称性的定中定中结构相匹配的。作为中重模式的1+2式在韵律上是一种不“紧”的音节组合，可能比较“松”，也可能只是不“松”不“紧”，它和具有陈述性的述宾结构的关联是无标记的，但在一定的情形下，它又能和具有指称性的定中定中结构发生关联。

下面我们先分析第一类“四缺一”格局。“V双+N双”音节组合只构成动宾关系的话，说明动词的动作性强，整个结构陈述性强，与这种语义相匹配的韵律模式是中重的1+2式，因而这类结构1+2式数量最多。由于这类结构的动词具有很强的动作性，整个结构具有很强的陈述性，如果采取整体性很强、和指称性形成无标记组配的“重轻模式”的2+1式，势必造成结构的语义和韵律的严重冲突，因而2+1式一般不合法。

“V双+N双”音节组合只构成动宾关系，动词的动作性强，“动词+名词”句法上要求实现为动宾关系。而重轻模式的2+1式又与指称性形成无标记组配，要求“动词+名词”重新分析为定中关系，两者冲突造成“\*阅读报”、“\*表演戏”、“\*种植树”等不合法。尹世超 (2002) 指出，定中式“V双+N双”的强定动词和专定动词都是动作性、施事性不很强的动词，“有些形容词已向非谓形容词靠拢，或逐渐变为非谓形容词。”这也说明，如果动词的动作性较强，“V双+N双”也不易识解为定中关系。

虽然一般情况下2+1不合法，但还是存在少数这样的结构，如“相信鬼”、“喜欢人”等。这类结构不能实现为定中关系，只能实现为动宾关系。仔细分析这些例子，它们的宾语一般都是生命度较高、施事性较强的名词，句法上具有构成述宾黏合结构的要求，语义上也有实现为动宾关系的要求，句法语义共同作用使得韵律的作用受到压制。

由于动词的动作性强，整个结构具有很强的陈述性，因而不管是2+2式，还是1+1式，都只能是述宾结构，不可能实现为定中结构。这类结构的宾语一般不能轻读，即使轻读，整个结构也不能重新分析为定中黏合结构。

第二类“四缺一”格局并不整齐，有的缺，有的四种可能都存在。“V双+N双”音节组合既可构成动宾关系，又可实现为定中关系的话，说明这类结构的动词的动作性不是很强，整个结构陈述性也不是很强，因而这类结构有的时候可以分析为述宾黏合结构，有的时候又可以分析为定中黏合结构。这类结构如果

宾语轻读则韵律上形成“重轻模式”，该结构只能分析为定中黏合结构，如果宾语不轻读，则是“中重结构”，优先实现为动宾关系，但也可能实现为定中关系。

这类结构1+2式和2+1式都可成立，只是1+1式受限。但1+2式一定是述宾结构，这是因为“中重”的1+2式与具有陈述性的述宾结构的关联是无标记的，因而同时具有陈述性和指称性的“动+名”结构选用1+2音节组合后，韵律与语义的共同作用，使得它只能为述宾关系。从句法上看，“V双+N双”之所以既可以分析为述宾黏合结构，也可以分析为定中黏合结构，正是由于动词的动作性不强造成的，因而一旦用动作性更强的同义的单音节动词替换双音节动词，势必导致整个结构的陈述性增强，只能分析为述宾黏合结构。

这类结构2+1式可以成立，但被重新分析为定中黏合结构。这是韵律和句法、语义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这类结构的动词动作性不强，这为动词直接作定语提供了句法条件。第二，这个结构可以分析为述宾关系，也可以分析为定中关系，说明这类结构陈述性不强，这为2+1重新分析为定中黏合结构提供了语义条件。第三，“重轻模式”的2+1音节组合是跟具有指称义的定中结构构成无标记组配，具有整体性，在句法和语义阻力不大的情况下，韵律作用促使2+1式的“动+名”重新分析为定中黏合结构。

1+1式跟2+2式一样，也是没有倾向中立韵律模式，既可以实现为动宾关系，也可以实现为定中关系，如“复印件”是定中关系，“租车”是动宾关系，但1+1式对词义搭配的要求更高，很多1+1式都不成立，如“印件”、“测器”。

### 3 定中黏合结构单双音组配的解释

#### 3.1 定中黏合结构单双音组配的三大原则

吕叔湘(1963)指出：定中黏合结构既有大量的2+1式定中结构，如：

- (11) 技术工、手表厂、动物园、演讲稿、出纳台、贫困生、甲级路、舞蹈家、酱油瓶、出租车

也有大量的1+2式定中结构，如：

- (12) 大房间、新衣服、红手套、金项链、校领导、党代表、泥菩萨、慢镜头、冷空气

陆丙甫、端木三(1991, 2002)、王洪君(2001)、冯胜利(2001)、周韧(2006)、柯航(2007)都尝试对定中式定中黏合结构的单双音搭配的原因进行解释，下面分析几家代表性的观点。

### 3.1.1 辅重原则与定中黏合结构单双音节组配

陆丙甫、端木三 (1991, 2002) 用辅重原则解释了述宾黏合结构以1+2式居多的现象。同理，辅重原则也可以解释2+1式定中黏合结构，因为定语是辅助性成分。但大量的1+2式定中定中黏合结构似乎就构成了辅助原则的反例，下面我们看看陆丙甫、端木三是怎么处理的。

陆丙甫、端木三 (1991, 2002) 提出，定语的词类属性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形容词充当定语的AN；一类是以名词为定语的NN。陆丙甫、端木三 (1991, 2002) 发现AN定中以1+2式为常规，占绝对多数，而符合辅重原则的2+1式却很少。NN定中以2+1式为常规，1+2式不多，而且1+2式的NN定中（如“金屋顶”）和2+1式的NN定中（如“技术工”）在句法表现上有所不同。1+2式NN定中所对应的2+2式中，定语和中心语之间可以插入“的”，2+1式NN定中对应的2+2式则不能中插“的”，例如：

(13) 1+2式NN的相应格式：

金屋顶	金色屋顶	金色的屋顶
省代表	省级代表	省级的代表
校领导	学校领导	学校的领导

(14) 2+1式NN的相应格式：

手表厂	手表工厂	*手表的工厂
技术工	技术工人	*技术的工人
煤炭店	煤炭商店	*煤炭的商店

陆丙甫、端木三 (1991, 2002) 认为，1+2式NN定中结构中的定语实际上起着形容词的作用。这样的话，就只要解释AN定中为什么是以1+2式居多就可以了。

他们提出，AN定中的基本结构并非[AN]，而是[A的N]。然后根据生成语法，认为其句法核心就是“的”，定语A和中心语N都是辅助成分，而非核心成分。[A的N]中“的”是句法核心，不能得到重音，而A和N都是辅助成分，都应该得到重音。

辅重原则对1+2定中的解释，让人产生诸多疑问：

第一，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AN]的基础结构就是[A的N]。

第二，假如[AN]的基础结构就是[A的N]，但在表层结构中省略掉“的”的机制不明。他们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在两种情况下“的”可以省略：(a) 当它出现在两个音步之间时，(b) 当它在一个音步内部时。在2+2式中“的”位于两个音步之间，所以通常可省略。在1+2和1+1式中，“的”处在一个音步内，因此也可以被省略。而在2+1式中，两个条件都不能满足，因此“的”不能省略。对于为什么在两个音步中间、在一个音步之内的可省略，他们没有给出解释，似乎这个条件是特设的。

第三，假如他们提出的表层结构中省略“的”的假设是对的话，还要解释为何“大房间”的音步划分为2+1？王洪君 (2001) 指出，1+2式AN如“大房间”的音步划分，只可能有“(大)(房间)”和“(大房间)”两种，而不可能是“(大房)(间)”。

第四，需要更多的证据证明“1+2式NN定中结构中的定语实际上起着形容词的作用”。要说“校领导”、“市政府”、“浙工大”、“杭师大”的“校”、“市”、“浙”、“杭”跟形容词类似，似乎很难让人信服。

### 3.1.2 信息量原则与定中黏合结构单双音节组配

周韧 (2006) 提出：定中结构是选择1+2式还是2+1式与定语的信息量有关，跟词类关系不大。他指出，信息量大的成分将得到重音，而信息量小的成分得不到重音，信息量大的成分在韵律上就要更突出，而对于汉语来说，重音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音节长度，信息量大的定语使用双音节，信息量小的定语使用单音节。他按照定语所表示的语义范畴，排列的先后顺序大致如下：

新旧 > 大小 > 颜色 > 形状、气味 > 属性 > 时间、处所 > 材料 > 功用 > 中心语

他根据这个排序，认为定语的信息量也是渐进的连续统：

新旧 > 大小 > 颜色 > 形状、气味 > 属性 > 时间、处所 > 材料 > 功用
<div style="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space-around; align-items: center;">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width: 33%;">             信息量小           </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width: 33%;">             信息量适中           </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width: 33%;">             信息量大           </div> </div>

周韧认为，表示“新旧、大小、颜色、形状、气味”等概念的定语，由于信息量小，倾向于使用单音节，因此往往形成1+2式的格局。表示“功用”的定语，负载的信息量最大，所以倾向于使用双音节，形成2+1式。

表示“属性、时间、处所、材料”等概念的定语，由于信息量居中，可单可双，所以既有1+2式，又有2+1式。例如（下例均转自周韧 2006）：

(15) 处所：

1+2式：东墙壁 南三环 北少林 左前卫

2+1式：东面墙 南方人 北方戏 厨房门

(16) 时间：

1+2式：夜生活 前总统 年利率 夏时制

2+1式：午夜场 暑期班 黄昏恋 下午茶

(17) 属性：

1+2式：农产品 校领导 党代表 乡政府  
2+1式：农民工 工业品 少年犯 学生妹

(18) 材料：

1+2式：皮坤包 肉丸子 金项链 钢墙板  
2+1式：皮革包 猪肉丸 黄金链 钢材板

抛开词类和单双音节组配关系，周韧 (2006) 使用语义范畴来说明定中搭配中的韵律模式无疑是非常可取的。虽然词类看似跟单双音节组配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比如信息量居中的这些定中结构的定语多半是名词或区别词<sup>②</sup>。端木三 (Duanmu 2004, 2007) 也曾提出“信息—重音原则” (the Information-Stress Principle)，但周韧 (2006) 的方案无疑更有可操作性。

但是，关于信息量大小的判断，周韧的信息量原则也存在一些可疑之处，比如认为“属性、时间、处所、材料”定语的信息量居中的根据是什么？正如柯航 (2007) 所评述的那样，不能因为看到上述定语修饰的定中结构既有1+2又有2+1，就将其归到一起称之为“信息量适中”的语义范畴，又用“信息量适中”作为原因，去解释为什么这些定中结构里1+2和2+1式都有，否则就有循环论证之嫌。

### 3.1.3 松紧搭配原则与定中黏合结构单双音组配

柯航 (2007) 认为用信息量的大小来解释这一现象还有待商榷，她也反对辅重原则，但她在吸取两种方案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松紧搭配原则。她指出，常取1+2式的AN和NN定中结构与常取2+1式的NN定中结构之间，实质上存在结合松紧度的差异，前者的结合度低，后者的结合度高。

通过考察多项定语与中心语的松紧关系，柯航 (2007) 认为定语与中心语的松紧度存在如下等级：

新旧 > 大小 > 颜色 > 形状、气味 > 属性 > 时间、处所 > 材料 > 职业、用途 > 中心词  
| ←————— | —————→ |  
松 紧

她提出，定中结构关系松紧度的一个更本质的判断标准应该是：越能够反映该中心语本质特征的定语，与中心语的结合越紧密；越是表现中心语外围、不稳定属性的定语所构成的定中结构越松散。

② 柯航 (2007) 提出词类区分背后，实际上还是有更深层的认知语义动因。



张敏 (1998) 发现“用途”类定中和其他定中结构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在于它的定语和中心语之间往往是不能插入“的”，例如：

(19) 语文老师——\*语文的老师

(20) 水果商店——\*水果的商店

张敏 (1998) 指出，这类结构的称谓性比较强。柯航 (2007) 认为，这类结构不能简单地插入“的”，表明这类结构比较紧。因为这类定中结构结合非常紧密，所以在单双搭配时往往与2+1式形成无标记组配，而几乎不出现1+2式的搭配。例如：

(21) 开水瓶 垃圾箱 肥皂盒 灯光师 烟草商  
油漆工 啤酒厂 礼品店 手表厂

“新旧”类定中以1+2式为主，柯航 (2007) 认为是由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为了遵循语言的象似原则，以松散的形式表达松散的结构；另一方面，构成材料的音节特征也正好提供了这方面的便利。

“属性”类定中有的1+2式，有的2+1式，周韧 (2006) 认为，前者是主观认定，后者是客观认定。进一步用信息量来解释，如：

(22) 好学生——优秀生 大工厂——大型厂 穷学生——贫困生

柯航 (2007) 表示反对，并提出“校商店——学校店”并不存在主客观的差异，最深层的原因还是松紧度差异导致的定语音节差异。

最后柯航总结说：“在定中单双音节搭配中，影响其音节组合方式的仍然是组成成分结合度的松紧。结合较松的结构倾向于使用1+2式，结合较紧的结构倾向于使用2+1式。”另外，关于词类与单双音节组配有一定对应关系的原因，她认为：“词类虽然并非定中音节组合方式的直接决定因素，但是这种选择关系也的确反映或体现了疏密象似原则的基本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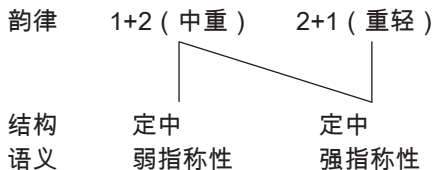
柯航 (2007) 的松紧度原则能较好解释定中结构单双音节组配规律，她把定语和中心语结合的松紧建立在能否插入“的”、语法变调、词和语的差异等基础上是可取的。但她只证明了“用途”类定中结构比较紧，但对于“新旧”类、“属性”类定中结构的松紧却没有给出有力的证据。另外，1+2式定中和1+2式述宾结构松紧度有何种差异，为何都选用一样的韵律模式，这还需要更多的论证。

## 3.2 定中黏合结构单双音组配的解释：韵律和结构、语义的扭曲对应

周韧 (2006) 信息量原则是建立在定语信息量大小的基础上的, 柯航 (2007) 的松紧原则是建立在定语与中心语关系上的。我们认为定中黏合结构是1+2式还是2+1式, 跟整个结构的语义有关, 如果整个结构指称性很强, 具有明显的称谓性, 多为2+1式, 如果具有明显的修饰性、描写性, 指称性较弱, 则多为1+2式。韵律、结构和语义的扭曲关系可以解释述宾黏合结构单双组配的规律, 同样可以解释定中黏合结构的组配规律, 两者的组配规律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得到统一的解释。

### 3.2.1 定中黏合结构单双音组配的韵律、语义扭曲关系

2+1式是一种重轻模式, 它对应的是指称性, 1+2式中重模式, 它对应的是弱于2+1式的指称性, 从指称性到陈述性都有可能。如果用1+2和2+1对应述宾黏合结构和定中黏合结构的话, 那么2+1式则只对应定中黏合结构。1+2式既可能与述宾结构对应, 也有可能与定中黏合结构对应, 但与前者的对应是无标记的。也就是说, 1+2的语义是以2+1为参照的, 2+1对应着指称性, 那么1+2对应着弱于指称性。2+1式是一种强指称性的音节组合, 它可以把“动词+名词”这种具有陈述性的句法组合重新分析为具有指称性的定中黏合结构, 而1+2并不是一种强陈述性的音节组合, 它不能把“名词+名词”、“形容词+名词”这种具有指称性的句法组合重新分析为述宾黏合结构, 它只能弱化这种结构的指称性而已。因而1+2和2+1在述宾黏合结构和定中黏合结构做出选择时, 1+2式的语义可能是陈述性, 也可能是指称性, 因为这类结构的语义是弱于2+1式的指称性, 即从动宾到定中都是它的对应范围。如果1+2和2+1都对应具有指称性的定中黏合结构时, 1+2的指称性是弱于2+1的。1+2对应的是总体是指称性、但指称性又相对不强的结构, 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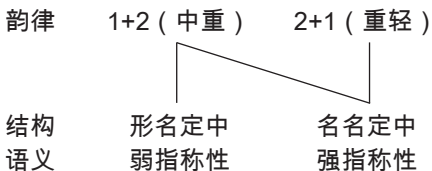


2+1式的定中结构都是强指称性的, 具有明显的称谓性, 1+2式的定中结构指称性相对较弱, 但其中强弱有一定的差异, 因而1+2其实还是对应着一片区域。根据定语词类范畴虽然无法准确预测是1+2还是2+1, 但可以确定的是, 形名定中结构绝大多数都是1+2式, 名名定中结构大多数是2+1式, 也有少部分1+2式。形名和名名定中在音节组合上有这种差异, 更多的是因为两者

的语义差异造成的。名名定中的指称性强于形名定中，形名定中和名名定中在成词度上也有所差异，前者的成词度低于后者。柯航（2007）指出，尽管目前学界对词和语的区分标准尚无定论，但是“语松词紧”是一条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朴素语感，并且可以用来指导词语划界的基本原则。她进一步提出，成词度的不同至少说明定中结构内部成员之间的确存在松紧的差别，而这个差别的界限大致可以划在形名和名名之间。也就是说，她认为形名定中结构松于名名定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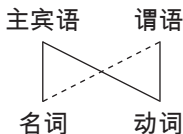
我们赞成柯航的观点，但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形名定中和名名定中成词度差异是因为形名定中的指称性弱于名名定中结构。形名定中黏合结构是一种似词似语的结构。根据冯胜利（2004）“右向构词、右向造语”，1+2形名定中结构只能是语。根据扩展性条件，这类结构又应该看作词。因为1+2式形名定中受到“词汇完整性假说”（the Lexical Integrity Hypothesis, Huang 1984）制约，修饰语也不能进行句法操作。因此，冯胜利（2001）把1+2式形名定中结构称为“句法词”。王洪君（2001）则把它们成为类词短语。我们以为，这类结构之所以像词又像语，这是因为它句法上跟词没有区别，但指称性又不及体词性词那么强。

同样，结构的松紧跟指称性强弱有相关性。更紧的名名定中结构更容易用作名称、名称，具有称谓性，称谓性是一种高指称性。这样看来，韵律与形名定中、名名定中结构有扭曲对应关系，如下图：



这不是说形名定中结构都没有2+1式的音节组合，就跟上文指出的韵律和动宾、定中的扭曲对应里的2+1式的述宾黏合结构很少见一样，2+1式的形名定中结构也不多见。

如果要表明在一定情况下述宾结构、形名定中结构也可能有2+1式的话，那么2+1式和动宾、形名定中结构之间可以画一条虚线，就如朱德熙（1985: 3）关于汉语词类和句法并非一一对应关系的示意图一样：



### 3.2.2 名名定中结构单双音组配的解释

张敏 (1998) 指出, 定中具有称谓性, 可以作为一个类名使用。分类性和称谓性是定中结构两个不同层次的功能。称谓性要求定中结构作为一个类名出现。柯航 (2007) 进一步指出, 从松紧度来看, 称谓性要求定中结构具有更紧密的结合度。同时, 越是对事物最本质的分类, 其凝固的可能性越大, 称谓性越强。从结构松紧可以进一步推出结构指称性强弱的差异, 越是紧的结构, 具有更强的称谓性, 称谓性是什么呢? 称谓性就是强指称性。因此, 紧的结构指称性也强。

周韧 (2006) 提出多项定语的信息量等级: 新旧 > 大小 > 颜色 > 形状、气味 > 属性 > 时间、处所 > 材料 > 功用, 柯航 (2007) 根据能否插入“的”、语法变调等证明, 定语的上述排序反映的是定语与中心语的松紧等级, 提出定语和中心语的松紧等级如下: 新旧 > 大小 > 颜色 > 形状、气味 > 属性 > 时间、处所 > 材料 > 职业、用途。周韧和柯航都认为等级最右边的“功用”和“职业、用途”类定语一般都是双音节, 这类定语基本都是双音节的。通过考察发现, 这类定中结构基本都是名名定中结构 ( 少部分是动名类定中结构 )。而周韧认为信息量小、柯航认为最松的“新旧”类定中结构基本都是形名定中结构, 只有“属性”类定语有的是形容词, 有的是名名定中结构, 名名定中更多。

名名定中结构的定语为双音节的是无标记的, 双音节名词占绝对优势。据刘丹青 (1996)、王洪君 (2001) 对《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的统计, 以及柯航 (2007) 对《HSK ( 基础 ) 词表》的统计, 数据如表(1) :

表(1) 单双音节名词和动词统计表

	名词		动词	
	单音节	262	20%	442
双音节	1003	75.9%	586	56.8%
三音节	53	4%	4	0.4%
四音节	2	0.1%		
总计	1320		1032	

动词以单音节居多, 为何动名定中结构以2+1居多呢? 这是因为动词作定语不是无标记功能, 而是有标记的, 因而使用动词性弱的双音节, 有标记的功能和有标记的音节长度构成一组无标记组配。

关于名名定中结构, 研究的重点在于解释1+2式名名定中结构。陆丙甫、端木三 (1991, 2002) 认为, 1+2式名名定中结构中的定语实际上起着形容词的作用。这是很有见地的, 1+2式名名定中结构的指称性弱于2+1式名名定中结构。相比之下, 2+1式更能用作称名、命名, 具有更强的称谓性, 如:

(23) 钢材库——钢仓库

### 3.2.3 形名定中结构单双音节组配的解释

形名定中结构1+2式占绝对优势，陈刚、沈家煊（2012）用“多少象似”解释。沈家煊（2011）论证，汉语里的形容词单双音节的区别比朱德熙（1956）划定性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所依据的区别还要大，沈先生认为双音节形容词都是摹状词。陈刚、沈家煊（2012）论述的形名定中结构中，单音节形容词主要起着定性的作用，双音节形容词起着摹状的作用，例如：

(24) [1+2] 定语定性：白颜色 冷空气 平视角 贵金属  
好办法 暗房间 穷地方 强动词

(25) [2+1] 定语摹状：苍白色 寒冷意 平常心 名贵犬  
安稳觉 阴暗面 穷酸相 强硬派

陈刚、沈家煊（2012）指出，单音形容词做定语是无标记的，而双音形容词做定语是有标记的。这是因为在语义上单音形容词倾向于“定性”，而双音形容词倾向于“摹状”，而定语的典型功能顾名思义就是“定性”。单音形容词突出的是它的修饰性、描写性，因而1+2式形名定中结构的指称性弱化，描写性增强。双音形容词突出的是它的“摹状”性，弱化了描写性，因而2+1式形名定中结构突出是它的指称性。

形名定中结构如果要用来指称，音节组合就要使用2+1式。2+1式可以使“动词+名词”结构重新分析为具有指称义的定中黏合结构，同样，2+1式也可以使形名定中结构弱化描写性，增强指称性。不过，形容词的主要作用是“定性”，2+1式形名定中结构是有标记的，因而这类定中结构很少。

## 3.3 语体对定中结构单双音组配的影响

语体的差异也会对定中结构单双音节组配产生影响。柯航（2007）提到下面的例子：

(26) 果篮子——水果篮 药罐子——中药罐

周韧（2006）曾指出“功用”类定语信息量最大，基本都是双音节。柯航（2007）认为“用途”类定中结构最紧，定语基本都是双音节。对于上述“用途”类定中结构1+2式和2+1式都能成立的，她的解释是：第一，1+2式的“果篮子、药罐子”常作比喻用法，这种用法的“果篮子”和“药罐子”的定语应该属于属性范畴，而非“用途”类；第二，1+2式和2+1式似乎还有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1+2式的“果篮子”和“药罐子”更加口语化。柯航认为这不是她重点关心的问题，因而就没有继续讨论。

我们认为这种语体差异不是因为“篮子”“罐子”更口语化，如：

(27) 好学生——优秀生 大工厂——大型厂 穷学生——贫困生

周韧 (2006) 认为这种“属性”类定中，尽管既有1+2式，又有2+1式，但是两种组合有很大不同。前者是主观认定，后者是客观认定。柯航 (2007) 对这种观点提出怀疑，认为用主观认定和客观认定无法解释下面的例子：

(28) 校商店——学校店

她认为前后两者的差异在于松紧的差异。我们前文已经分析了松紧的差异实质是指称性强弱的差异，越紧的结构越能用来称名、命名，称谓性越强，指称性越强。如果从口语和书面正式语体的差异看，1+2和2+1音节组合的差异同时反映了语体的差异。

在最小对比组中，这种语体的差异体现的更为明显。如“果篮子”和“水果篮”、“药罐子”和“中药罐”、“好学生”和“优秀生”、“大工厂”和“大型厂”、“穷学生”和“贫困生”等，都是后者更正式，前者更为口语化。“校商店”和“学校店”也有类似差异。

当然这种语体差异主要在最小对比中才会表现的比较明显，但并不意味着2+1式都是书面正式语体，1+2式都是口头非正式语体。语体的正式度差异还可以通过词语的典雅度来体现，如同为2+1式的“哈巴狗”和“巴哥犬”，两者都是指同一种狗，但前者是口头称呼，后者是正式称谓，后者选用了典雅的书面用语“犬”和这类狗的类名以突出它的正式度，拉开跟口语的差距。

书面正式语体倾向使用2+1式，口头非正式语体倾向使用1+2式的结论，这还可以通过演绎推理得出。2+1式指称性强，称谓性强，因而可以用作名称，用来命名，标题、名称更为正式。此外，词和语相比，词更为正式，而词2+1式是词的韵律模式，因而2+1式更为正式。

正式语体、指称性具有正相关性，越是正式的语体，指称性越强。刘丙丽、牛雅娴、刘海涛 (2012) 的统计数据也提供了支撑，他们指出：“书面语的定语构成中名词占绝对优势，达到34%；口语的定语构成中量词结构和‘的’字结构占多数。”

## 4 结语

本文从1+2和2+1是非镜像关系入手，结合陈述、指称等语法意义对述宾黏合结构和定中黏合结构的韵律模式作出了统一的解释。

音节组合1+2和2+1不是镜像关系，这是因为双音节前的单音节和双音节后的单音节与双音节的关系不是完全对立的。从1+2和2+1的轻读可以看出两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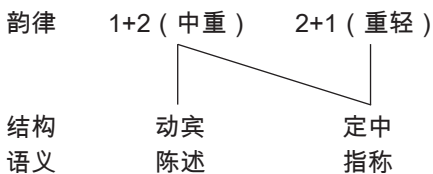


是完全对立的，2+1的单音节绝大多数都可以轻读或需要轻读，而1+2的单音节绝大多数都不能轻读，这看似形成对立，其实不然，跟轻读相对的是重读，不是非轻读。因而两者不是镜像关系，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对立关系，但不是完全对立，是一种扭曲的对应。

就韵律模式看，2+1是“重轻模式”，而1+2是“中重模式”，两者不是完全对立的。就述宾黏合结构和定中黏合结构来说，重轻模式对应定中黏合结构，中重模式有可能对应述宾黏合结构，有可能对应定中黏合结构。例如，“烧‘纸’”是第二音节重读，它有两种意义，“烧·纸”是第二音节轻读，只有一种意义。第二音节重读是“中重模式”、“后重模式”，第二音节轻读的是“重轻模式”、“前重模式”。因而上面的这种扭曲关系可以抽象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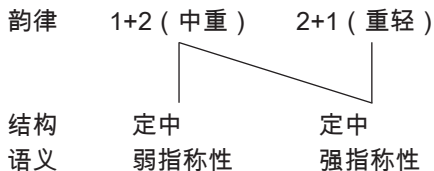
我们(2013)曾指出，定中黏合结构的语义是指称性的，但有些定中黏合结构的指称性强些，有些定中黏合结构指称性弱些，具有一定的描写性。述宾黏合结构的语义是陈述性的，虽然陈述性有强有弱。而就韵律模式来说，2+1的整体性很强，一般都对应着定中结构，1+2因为具有整体性不强的特点，整体性不强的结构有可能是结构很松散，也可能是结构不松不散，因而它一般情况下跟具有陈述性的述宾黏合结构对应，也可能对应具有指称性的定中黏合结构。韵律与结构和语义是一种扭曲关系，图示如下：



2+1式是一种重轻模式，它对应的是指称性，1+2式中重模式，它对应的是弱于2+1式的指称性，从指称性到陈述性都有可能。如果用1+2和2+1对应述宾黏合结构和定中黏合结构的话，那么2+1式则只对应定中黏合结构。1+2式既可能与述宾结构对应，也有可能与定中黏合结构对应，但与前者的对应是无标记的。也就是说，1+2的语义是以2+1为参照的，2+1对应着指称性，那么1+2对应着弱于指称性。2+1式是一种强指称性的音节组合，它可以把“动词+名词”这种具有陈述性的句法组合重新分析为具有指称性的定中黏合结构，而1+2并不是一种强陈述性的音节组合，它不能把“名词+名词”、“形容词+名词”这种具有指称性的句法组合重新分析为述宾黏合结构，它只能弱化这种结构的指称性而已。因而1+2和2+1在述宾黏合结构和定中黏合结构做出选择时，1+2式的语义



可能是陈述性，也可能是指称性，因为这类结构的语义是弱于2+1式的指称性，即从动宾到定中都是它的对应范围。如果1+2和2+1都对应具有指称性的定中黏合结构时，1+2的指称性是弱于2+1的。1+2对应的是总体是指称性、但指称性又相对不强的结构，如下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语黏合结构研究”(14BY125) 部分成果。

## 参考文献

- 陈刚、沈家煊，2012，从“标记颠倒”看韵律和语法的象似关系。《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483-495页。
- 端木三，2007，重音、信息和语言的分类。《语言科学》第5期，3-16页。
- 冯胜利，2000，《汉语韵律句法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冯胜利，2001，论汉语“词”的多维性。《当代语言学》第3期，161-174页。
- 冯胜利，2004，动宾倒置与韵律构词法。《语言科学》第3期，12-20页。
- 柯航，2007，《现代汉语单双音节搭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
- 雷年勇，2000，节拍节奏的动力。《音乐探索》第3期，39-41页。
- 刘丙丽、牛雅娴、刘海涛，2012，基于依存句法标注树库的汉语语体差异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134-142页。
- 刘丹青，1996，词类和词长的相关性——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二。《南京师大学报》第2期，112-119页。
- 陆丙甫，2012，汉、英主要“事件名词”语义特征。《当代语言学》第1期，1-11页。
- 吕叔湘，1963，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第1期，10-23页。
- 马庆株，1987，拟声词研究。《语言研究论丛》第4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22-155页。
- 孟琮，1983，北京话的拟声词。《语法研究与探索》（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20-156页。
- 沈家煊，1999，《不对称和标记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王洪君，2001，音节单双、音域展敛（重音）与语法结构类型和成分次序。《当代语言学》第4期，241-252页。
- 王灿龙，2002，句法组合中单双音节选择的认知解释。《语法研究和探索》（第1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51-168页。
- 吴为善，1986，现代汉语三音节组合规律初探。《汉语学习》第5期，1-2页。
- 吴为善，1989，论汉语后置单音节的依附性。《汉语学习》第1期，16-19页。
- 吴为善，2003，汉语节律的自然特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100-106页。
- 吴为善，2006，《汉语韵律句法探索》。上海：学林出版社。
- 杨书俊，2005，《现代汉语三音节词语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 尹世超, 2002, 动词直接作定语与动词的类, 《语法研究和探索》(第11辑)。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应学风, 2012, 现代汉语拟声词的后重格局。《汉语学报》第3期, 77–86页。
- 应学风, 2013, 现代汉语黏合结构韵律与句法互动的语义语用制约。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赵元任, 1979, 《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张敏, 1998,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朱德熙, 1956,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载《朱德熙文集(第2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 1–37页。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5, 《语法答问》。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周韧, 2006, 共性和个性下的汉语动宾饰名复合词研究。《中国语文》第4期, 301–312页。
- Chao, Y. R. (赵元任) 1959. Ambiguity in Chinese. In Søren Egerod & Else Glahn. (ed.)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1–13. Copenhagen: Ejnar Munksgaard. 袁毓林译, 载《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2。
- Duanmu, San. 2004. *The tone-syntax interface in Chinese: some recent controversi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f Tonal Phenomen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one-Syntax Interface, and Descriptive Studies”, December 14–16, 2004, ed. Shigeki Kaji.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Huang, James C.-T. 1984. Phrase structure, lexical integrity, and Chinese compound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 (2): 53–78.
- Langacker, Ronald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u, Bingfu & Duanmu San (陆丙甫、端木三). 1991. *A case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rhythm and syntax 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d North America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 Lu, Bingfu & Duanmu San. 2002. *Rhythm and Syntax in Chinese: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7 (2): 123–136.

## Bionote

*Ying Xuefeng* is a teacher at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He has a PhD i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The focus of his research is Chinese syntax, linguistic typology, prosodic syntax and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E-mail: yingxf@163.com